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三

消夏閑記選存

刊行吳中文獻小叢書旨趣

地方文獻，全文化之所由積也。文化爲物，羣倫攸共，故凡尊惜文化，應自地方文獻始。吾吳夙稱東南文藪，文獻箸錄，與禩俱進，或旣鉛槧，或祕篋衍。經茲兵燹，散佚難稽；歷劫幸存，彌足珍貴。本館整拾叢殘，職責莫貸；爰擬就有關地方文獻之亟待表章者，如先儒專著，寓賢瓌紀，或其遺稿未經刊布，或雖刊刻而流傳已尠，特輯爲吳中文獻小叢書，次第梓行。孔氏有言：「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！」謹以俟諸來者之徵。體制苟簡，尙鑒微志。

序

消夏閑記。爲平江洒然道人顧公燮所撰。顧氏少嘗從學於陸廷儀先生。先生諱桂森。號澹明居士。乾隆間進士。早登科第。聲名藉甚。後生執經受業者數百人。三元紀瑞之錢湘舲。亦出其門下。而顧氏能頡頏其間。實嶄然一時之秀。是書網羅之遺聞軼事。要皆有聞必錄。絕非向壁虛構可比。其中有關吳中文獻掌故者。吳縣志所採。僅有散見於雜記欄中若干條。名顧丹五筆記。按吳中逸史之作。昉於吳越春秋。繼之者。有龔明之中吳紀聞。陸友仁吳中舊事。王世貞蘇志備遺。黃暉蓬窗類紀等。而是書之價值。堪與上述諸作相伯仲。本館爲表彰吳中文獻。爰有輯印吳中文獻小叢書之舉。民國二十一年曾梓行紅蘭逸乘等書。列入吳中掌故叢書。去歲又復刊印聞見闡幽錄。珊瑚舌雕談二書。是皆與吳中故實有關者。顧氏生年。縣志無傳。則是書所記。良足視爲吳中之珍。

聞。爰選存八十四則。輯爲一卷。付諸鉛槧。非特副作者身後留卷之遺志。亦堪供輜軒使者之采擇焉。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纂委員會識。

自序

古今來事類實繁。道理無乎不寓。識大識小。以互見爲能。昔溫公每事必諮出處。子雲藩溷皆著筆札。博問強記之中。多有怡情適性之事。亦儒者所勿訾也。僕自慚譴劣。昔之壯也。猶不如人。今則花甲又閱四週。如白駒之過隙。尙何能爲哉。幸值太平無事之時。溽暑蒸人。揮汗如雨。聊借閑筆墨。以消此長晝。故凡法言莊論。街談巷語。倘有所觸。無不兼收而博採。又如史書未載。父老流傳。其軼事時見於他者。見聞所及。必誌之。以示不忘。蓋人於聖經賢傳。言理談道之書。一見輒倦。再見卽思臥矣。惟稗官野史。津津不厭。是記也。略彷彿稗官野史。意之所到。筆亦隨之。令觀之者。或時而解頤撫掌。或時而駭目驚心。差堪引人入勝。名曰消夏閑記。雖固陋無文。僅供談柄。亦足以醒愚蒙。亦足以振聾聵。而才人雅士。詆訶弗計焉。先民有言曰。但使我輩身後。尙有一卷書。被人吹毛索癢。便是天地間尙有此人在。否則付之草亡木卒而已。其言最爲沈痛。僕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乾隆五十年乙巳桂月平江洒然道人顧公燮書

顧澹湖傳

菱舫閑人撰

顧公燮，字丹午，號澹湖，又號擔瓠，吳郡老諸生也。少從學於陸桂森、張九葉兩先生之門，入泮甚蚤。試輒高等。中年放曠，不事舉子業。好蒐羅稗野，著書自娛。與人談及吳中舊事，津津弗倦。至於明季逸聞，忠烈節孝，尤喜傳述之。長子早卒，次子好游蕩，爲父所逐，走至安慶，有悅之者，招爲塔，不復還。澹湖竟無後。有義僕曰龔龔，歿後，每逢清明寒食，攜盂飯卮酒，上塚，焚紙錢而奠之。所著有消夏閑記，致窮奇書若干卷。

消夏閑記選存

平江顧公燮丹午著

【七姬廟】張士誠將潘元紹有姬七人。段氏。程氏。翟氏。徐氏。羅氏。卞氏。彭氏。皆年未滿三十。至正丁未。元紹在吳臨戰。一日歸。謂姬曰。我受國重寄。義不顧家。若等當自引決。無爲人恥也。段氏年最小。曰。主遇妾厚。請及君時死。無令君疑。遂入室自縊。六人亦相繼經死。乃焚其尸而合葬之。里人爲立七姬一節廟。在臨頓路任蔣橋。今稱七姬廟。

【蘇州魚鱗冊】明太祖破蘇城。張士誠將魚鱗圖籍焚燬。無冊可稽。至康熙十五年八月。大吏委長邑令李令念茲。敬脩履畝親勘。清查邱段。分別此疆彼界。至十七年六月始竣。惟長洲一邑而已。俗呼爲清田。李知縣。故今長元兩邑有分單。而吳邑獨無。不免移邱換段之弊。乾隆三十六年吳邑令潘公。禮信清書孫姓條陳。徹底清查花戶十四萬有奇。其二萬餘無着。如西山紫巖塢一帶俱崇山峻嶺。難以清丈。迄用無成。想李公當日亦難爲力。故未及此。乃天限之也。

【三孟三白】明末有三孟。文震孟。姚希孟。顧宗孟。是也。又有三白。董思白。范長白。陳古白。是也。

【申文定識朱國祚】申文定公。時行在政府。日秀水朱國祚見於邸第。時方九齡。申公特起避席。留之讀書。一日從師出遊。國祚失足踏汗泥。公命僮子回取履。誤持公朝鞵。國祚不敢納。公笑曰。履之。終當踐吾

迹耳。及國祚舉順天鄉試。同學有侮之者。申公怫然曰。是將大魁天下。若輩焉知。明年果臚傳第一。後位至太傅。

【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】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湖圖。化工之筆也。嚴世蕃強索之。忬不忍舍。乃覓名手摹贋者以獻。先是忬巡撫兩浙。遇裱工湯姓。流落不偶。攜之歸。裝潢書畫。旋薦於世蕃。當獻畫時。湯在側。謂世蕃曰。此圖某所目覩。是卷非真者。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。卽此便知其僞矣。世蕃恚甚。而亦鄙湯之爲人。不復重用。會俺答入寇大同。忬方總督薊遼。鄒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禦邊無術。遂見殺。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。改名莫懷古。蓋戒人勿懷古董也。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。圖報無由。一日偶謁世蕃。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。答曰有。又問何名。倉卒之間。鳳洲見金瓶中供梅。遂以金瓶梅答之。但字迹漫滅。容鈔正送覽。退而搆思數日。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。緣世蕃居西門。乳名慶。暗譏其閨門淫放。而世蕃不知。觀之大悅。把玩不置。相傳世蕃最喜脩脚。鳳洲重賂脩工。乘世蕃當心閱書。故意微傷脚迹。陰搽爛藥。後漸潰腐。不能入直。獨其父嵩在閣。年衰遲鈍。票本擬批。不稱上旨。上寢厭之。寵日以衰。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。以至於敗。噫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。

【智一禪師知吉凶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。賊攻京城甚急。吳江進士吳易聞高僧智一禪師名。往叩吉凶。智一曰。今之路有一無二。公自思功名是分內帶來者。便可草草過去。若是朝廷所授。忠孝二字。只在

此際分明。吳大悟。請從削髮。智一不可。曰。汝日後少不得盡忠於國。貧衲全汝從東便門出。賊非汝前生對頭。包汝日下不死。遂送吳回鄉。智一不知所之。後吳殉唐王之難。

二姜先生。二姜先生。山東萊陽人也。父瀉里。生四子。長圻。仲琛。叔垓。季坡。俱以文學著。而叔與仲尤顯。故稱二姜。琛字如農。以進士起家。爲令。入爲給諫。垓字如須。美風度。善談笑。崇禎庚辰進士。官行人。甫入署。見署之題名碑。有逆案阮大鍼。崔呈秀。與魏忠節。公大中。並列。卽拜疏。剷除。適仲兄琛亦拜疏。糾時事。直言不諱。上震怒。逮治詔獄。備受楚毒。上疑刑官有所殉。復命杖闕下。進至百。將死。幸垓左右之。乃得生。未幾。萊陽陷。瀉里不屈死。弟坡。伏屍而哭。被掠入營。遂遇害。兄圻。被重創。伴死堞下。少間。抱父屍以逃。家人死者二十餘人。垓具疏。陳一門死事。求寬兄罪。上猶不允所請。甲申三月。滿戎宣城。留國衛。而三月十九日。國變矣。與弟垓奉母南遷。至吳門。僑寓文文肅公震宅。卽吳趨文衙舊里也。時文肅已遷空塢。其宅空存。南都再建。阮大鍼脩舊怨。必欲殺垓。垓遜迹台岩間。之佇石山。遂稱佇石山人。亦自號潛室士夫。久之。復來吳。順治十年卒。年僅四十。遺言以延陵爲法。葬于吳門竺陽。琛卒於康熙十二年。以當年謫戍宣城。遺命葬敬亭山。學者私謚貞毅先生。湯文正撫吳。立二姜先生祠於虎邱千人石畔。春秋祀焉。如須嘗寓南京。暱平康李十娘家。爲桐城方密之孫克咸所窘。事見板橋雜記。然不可以一告掩大德。方密之名以智。國變後爲僧。自號無可和尚。孫克咸名臨負。別字武公。文武才略。與楊文驄父子三人同殉唐王。

之難。

【米堆山】前明澄江大司農張有譽自號大圓居士。常居靈岩。毗陵薛郡伯竊亂後。剪髮爲頭陀。居元墓真如塢雪香庵僧舍。自謂吾名竊。今不冠。當去。又剪髮。當去人。僅存米字。元墓有米堆山。因名米。號堆山。

【黃孝子】明孝廉黃雲美。周忠介公門人也。爲雲南大姚令。鼎革後。其子向堅。于干戈載道之中。跋涉山川。迎二親回蘇。自順治二年歲暮出門。至十年始歸故里。有作萬里緣傳奇。以演其事者。時有吳邑隸王成六。曾以僞官事。向黃差查。乃餽饅頭一百於作者。求列名其中。增入打差一齣。黃居陸國子巷口。乾隆年間。建孝子坊。

【嘉定指紳死難】順治乙酉七月四日。嘉定在籍通政使侯峒曾集衆守城。一邀孝廉王某守東門。王曰。以卵敵石。難矣。公以大義責之。王唯唯。大兵將至。百姓仰城而哭。王遂開門而遁。傾城出奔。今王氏子孫多有貴顯者。大兵攻之不能下。會大雨。城壞。遂入之。侯公先驅其二子元演。元潔。沉于後河。乃赴水死。進士黃陶菴。淳耀偕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舍。甫投環。淳居左。淵居右。淵急呼曰。弟不可以僭兄。陶菴氣將絕。噴血于牆。易位而斃。迄今血跡尙存。詹事南華張鵬翀以留碧二字表之。黃公伯仲皆理學名臣。故臨難猶有結纓易箠風焉。

【**暉壽平**】暉壽平常州武進人。逃難外出。七歲賣與杭州駐防都統家。高僧諦暉住靈隱寺。欲救出之。會二月十九日。觀音誕。都統夫人帶僕婢數十人來拈香。諦暉深知瘦而纖者。卽暉氏兒也。矍然跪兒前曰。此地藏王托生也。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入寺。都統大駭。布施百萬。以兒與諦暉。諦暉教之讀書學畫。縱之還家。曰。吾不願子入空門也。後壽平畫名噪一時。尤工花鳥。能出文沈唐仇諸家範圍。至今片紙皆珍藏寶貴。諦暉壽一百零四歲。

【**三逸民**】國初有三逸民。宣城沈徵君。名壽民。字眉生。嘉興巢孝廉。名端明。字鳴盛。長洲徐孝廉。名枋。字昭法。是也。

【**金之俊餓死**】金太傅之俊。吳江曹邨人。父金翁。無子。禱于神。宿廟中。夢神告之曰。階下乞者。可以爲汝子乎。翁不願。力求。神命吏以柱上龍睛換乞者目。翁遂醒。未幾生公。中兩榜。官至昌平。督治闖賊入京。被執。以三木夾兩膝。死而復甦。一老僕竊負而逃。後歸命本朝。晉大學士。康熙元年。予告在籍。食太傅俸。嘗遊元妙觀。遇相者曰。滿身貧骨。一雙龍睛。位至三公。但不免餓死耳。公笑曰。諒不至此。後以隔症不食而卒。其言果驗。

【**士寇洗村之報**】順治二年春。巡撫楊文驄甫蒞任。南都已失。王師卽日下蘇。人心惶惑不安。旣而楊撫宵遁。次日晌午。尙未開門。守者入視。出曰。撫院逃矣。此言一播。紛紛大亂。傾城士女出奔。闔門吊橋擠斷。

死屍填河。有顧貢生某。逃至羊山田莊。寓某村佃戶家中。一夕夜半起。聞佃戶私相語曰。顧貢生收租甚刻。何不殺之。駭而卽徙他處遠避。不日土寇起。盡洗此村。亦報也。是時民苦無米。河中死屍纍纍。鱧入腹中。以爲食。大而肥。漁者舉網得之。價廉而可以飽。貧民爭買。食之。遂成瘟疫。死者枕藉。

【羊山朱氏看三世相】國初羊山朱氏。中衙前富人。也。素豪侈。一僧叩門請見。朱出迎。其貌甚古。延之坐。問其何來。僧曰。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。君忘本來面目。特來點化耳。命取三盆水來。曰。請看前生。朱視水中一老僧也。次看今生。宛然朱形容也。再看來生。一瘋丐也。朱大詫。僧曰。若再不悟。暴殄天物。雖瘋丐亦不可得矣。遂去。朱遣人尾其後。至市中。忽不見。

【吳梅村被嘲】國初文社如林。各標名目。復社生童聚五百人于虎阜千人石上會課。請吳梅村偉業執牛耳。次日清晨。吳欲覽名山真面目。步至千人石上。見有詩題壁云。千人石上半千人。不仕清兮不仕明。只有婁東吳太史。一朝天子兩朝臣。吳閱之。廢然而返。又江南訪木匠某進京。供奉建造宮闕。當道款之。吳亦在座。方演劇。吳有心點爛柯山全本。優人以爲有礙木匠。副淨出場。改稱石匠。吳謂匠曰。有竅得緊。少頃。張別古罵朱買臣妻曰。你難道忘了姓朱的了麼。匠謂吳曰。無竅得緊。吳不終席而去。噫。人惟無瑕者。可以侮人。梅村侮人。直自侮耳。自侮者人亦侮之。曷足怪乎。梅村家居。偶游村莊。遇一蒙師。細評天下詩文。吳卽以己詩問臧否。未通姓名也。師搖首曰。未見大醇。適案頭有吳詩集。師隨手揭開。指一偶句云。

月下子規含舌冷。花間蝴蝶夢魂香。何不改月下爲啼月。花間爲宿花。較屬妥當。吳大驚服。

拙政園。海甯相陳之遴薦吳梅村祭酒至京。蓋將虛左以待。比至海甯已敗。盡室遷謫塞外。梅村作拙政園圖山茶歌。感慨惋惜。蓋有不能明言之隱。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。地名北街。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。以自託于潘岳拙者之爲政也。文衡山圖記以誌其勝。後其子以樗蒲一擲。償里中徐氏。國初海甯得之。復加修葺。烜赫一時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。交枝連理。鉅麗鮮妍。海甯貶謫。而此園籍沒入官。順治末年爲駐防將軍寓居。康熙初又爲吳三桂壻王永甯所有。益復崇高雕鏤。備極華侈。滇黔作逆。永甯懼而先死。其園又入官。內有斑竹廳一座。卽三桂女起居處也。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。道臺祖道立葺而新之。缺裁散爲民居。有王臯聞顯壁斗兩富室分售焉。其後總戎嚴公偉亦居於此。今屬蔣氏。西首易葉程二氏矣。

石公宗師歲試得三狀元。順治十年。江南宗師石公中歲試案。遲遲不發。旣而謂諸生曰。余苦心力索。得三狀元。是以遲滯。一崑山徐元文。一吳縣繆彤。一長洲韓勳。石公謂韓曰。君文元氣渾灑如玉在璞中。其光必發。不在其身。將在其子乎。後徐繆俱中狀元。韓以青衿終其子業。果中康熙癸丑狀元。

將軍移駐京口。順治十六年。海寇作亂。蘇郡有駐防兵。領兵將軍祖公。大開圈封民房以居兵。自婁門至桃花塢寶城橋止。獨不及後廠一隅。係後廠有李灌溪。曾任前明兵備。時祖公爲徵員。有事當刑。幕

友勸李救之。李適擲色。曰：「此人有福，當得全色。」一舉而得全六紅。因解救得免。祖故以此報之。康熙三年，撫軍韓公心康奏請移駐京口。去之日，恐兵有變，預與將軍謀，先備船于城外，令兵一時盡行出城，不得停留。民賴以安。時民間有借兵銀者，償之無已。名曰滿債。韓公深知其弊，預令欠戶遠逃，貼撫軍封條于門。兵來索債，見之舍去。吳人立祠於虎邱山塘，春秋祀之。公撫吳時，年尚少，俗呼爲小韓都堂。

蘇州郡盜。國初羣盜蜂起，白布纏頭，號曰白頭兵。太湖有赤脚張三、毛二、沈泮、柏相甫、扒平、大王等，盤踞澱山、長白、蕩澄湖，白晝搶劫。名曰打糧。擇縉紳富人及其愛子，擒置盜穴，勒千金萬金取贖。愆期不至，有水牢、河泥、糞窖、煙薰眼等刑，親自投刺拜謁，巨家口稱貸餉，不允則夜必燒劫。惟村農貧人，仍公平交易。獻新者或邀厚賞，故衆多歸之。流毒幾十年，漸次剿滅。

刑人教場。蘇郡刑人，向在閶門吊橋行刑者。先於閶門市中逐戶索錢，如不遂意，卽斬於其門首。自康熙年間，巡撫慕公天顏殺巨棍蘇四之後，改在北寺前。今又改在教場，因用木籠，法至密也。

趙朱鬪富。康熙初年，陽山朱鳴虞富甲三吳，遷居申衙前文定公舊宅。左隣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，混名趙蝦，豪橫無忌，常與朱鬪富。凡優伶之游朱門者，趙必羅致之。時屆端陽，若輩先赴趙賀節，飲酒皆留量。趙以銀杯自小至大，羅列于前，曰：「諸君將往朱氏，某不強留，請各自取杯。」一飲而去。何如？諸人各取小者立飲。趙令人暗記，笑曰：「此酒是連杯偕送者，諸人悔不飲大杯，其播弄如此。」元宵，朱掛珠燈於門，趙無

以對。命家人碎之。朱不敢較。商於雅園。顧吏部松交予咸。顧定計。以重幣招吳三桂。王永甯來。讌飲。席散。遊園。置燈於側。王問曰。可惜好珠燈。何碎不脩。朱曰。此左隣趙蝦所爲。因平西之人。未敢較也。王會意。耳囑家人數語。連夜逐趙另遷。一時大快人心。鳴虞之子典入翰林院。王永甯住北街拙政園內。先三桂死。

徐乾學。韓文懿公慕廬。字原少。家貧。力學。性嗜酒。有李太白風。其爲文原本六經。出以典雅。不蹈天崇決裂之習。補博士弟子員。以欠糧三升。爲奏銷案黜革。旋冒籍嘉定。拔取。後攻訐除名。應吳邑童子試。題係狂者進取一句。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斥其文不通。貼文於照牆不取。今兩題文已膾炙人口矣。世

無伯樂。老驥伏櫪。命也。時海寇作亂。蘇郡有駐防之師。名大營兵。韓公家居。嬰門。其房盡被圍封。屯兵裝摺。仍着房主辦理。公益落魄不偶。迨崑山徐司寇。乾學來蘇。夜寢。有門生候於門者。誦公之文。以爲笑柄。徐聞之。急問姓名。曰。此文開風氣之先。真盛世元音也。卽命延見。收爲門生。引入都中。援例中北闈鄉榜。康熙癸丑會狀連捷。官至大宗伯。噫。韓非徐不足以爲師。徐非韓不可以爲弟。誠千古知己也。乾學善啖。每早入朝。食實心饅頭五十。黃雀五十。雞子五十。酒若干壺。竟日不飢。時同朝安溪李相國。光地古貌清臞。每入朝。止食山藥少許。亦竟日不飢。二公之不類如此。徐公解組後。常寓蘇州雅園。顧氏人一見卽終身不忘。凡投拜門生。無一材可取者不收。執贄者先繕帙以進。公兩目二十行。頃刻終篇。有不妥者。折

腦誌之。翌日。其人進見。公面命指示。一字不爽。有奇材者。必有異相也。慕在鄧尉費家河。幼子冠卿名駿。性聰慧。延孝廉周雲樑教授。畏師拘束。醜死之。故混名。藝師佛。長入詞館。恃才狂放。雍正初年。以逆詩正法。當廷訊時。見有刑部少年司員。與師無異。自知無生路矣。其司員卽松江胡宗琳也。時有與司寇瓜葛者。欲寬其罪。胡公力與之爭。卒置之法。南洲自此式微。

【大獵天報】國初蘇郡大獵。施商餘。袁槐客。沈繼賢。光福。徐掌明。攬據要津。與撫按聲息相通。魚肉鄉里。人人側目。太傅金之俊歸田。屢受施商餘之侮。患隔症而歿。施下鄉。遇雨。停舟某船舫內。某延之入。盛饌款留。施見其家有兵器。卽挽人以私藏報縣。拘查。佯爲之解救。得釋。曰。以此報德。而某不知也。再三感謝。餽銀不受。適鱒魚新出。覓一担餽施。以爲奇貨。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。但見鱒魚已滿廚矣。又見銀匠妻貌美。曰。眼最俏。匠聞之。以石灰瞎妻眼。恐施計奪也。其勢能如此。後被金太傅門生某臬司杖斃。沉其尸於胥江。沈繼賢與人鬪牌。被人捉一張。曰。我之牌誰敢捉。其人曰。捉你何害。沈與家人耳語。少頃。縣差捉其人去。其人云。我犯何事而捉。沈笑曰。捉你何害。又一勢家款客。沈上坐。有一少年。向沈一拱。一堂駭然。責備少年。少年曰。我不認得沈繼賢。何妨乎。未幾。少年被盜攀害下獄。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。得脫。踵門叩謝。沈曰。此事乃余討情。以五百金還之。少年懇受不從。感激無地。叩首不已。沈笑曰。如今是認得我的了。少年始悟。吳俗語云。得罪了你。又不是得罪沈繼賢。怕什麼。亦可想見其爲人矣。後被湯撫軍

斌杖斃三清殿前。竟絕嗣。徐掌明與玉峯之徐聯譜。勢可炙人。諺云。長吳兩縣印。不及掌明一封信。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。令人毆死村農。抬屍至黃門訛詐。如張員外殺王德詐周羽故事。訐訟十三年。至康熙二十二年。制台王公新命斷結。徐掌明發遣。尋以逃歸論死。其子遜如又扮盜入孫氏室。強姦婦女。以洩舊忿。一婦被姦。摸盜手六指。卽知爲掌明之子。案破。駢斬。掌明之父被湖寇赤脚張三黨斫死。三代不得其死。殆所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耶。袁槐客之子。爲盜。問斬。亦天報也。

【吳廷楨御舟獻詩】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。書法師董趙。館於撫軍慕公天顏署中。慕故秦人。因占陝西籍中式。北闈查黜。不准再考。迨康熙三十八年。恭逢聖祖南巡。廷楨伏謁平望河。獻詩。上召見。命作御舟卽事韻。限三江一絕。吳援筆立就云。金波溶漾照旌幢。共慶回轡自越邦。正在思索。聞自鳴鐘響。宋中丞翠奏曰。將到吳江矣。吳喜得續句云。御幄裁詩行漏報。計程應已到吳江。上甚稱賞。次日引見。命寫擘窠大字。訖問廷楨曰。蘇州民旣庶矣。看來是庶而未富。對曰。並非不富。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。覺得如此。天顏甚豫。命禮部註冊。仍復舉人。會試入翰林。進宮論。

【迎風板】國初撫按下車時。先訪拿數十人。責四十名。曰迎風板。或枷或遣。或杖斃。以矜風力。遂有神奸巨棍。從中暗通綫索。窩訪造訪。擇殷而噬。舉平日不快意之人。混開誣害。贖者重賄求免。後竟沿爲成例。多殺無辜。至雍正年間。以無款跡贓證。不得訪拿。此風不行矣。獨康熙十四年。山西于準。卽清端公成龍

之孫也。巡撫江南。未蒞任時。胞弟某。介西商而居停於李仲采家。李固鬻皮。安分人也。因撫軍之弟。待以上賓。迨準至。詢知弟之居停姓氏。立拿仲采。鎖至軍門。銀鐙縲絏。備嘗苦楚。重責四十。枷示通衢。脫禍而身家罄。性命休矣。借平民之身家性命。以沽直名。酷烈甚矣。時蘇郡雷仲章以富著。長子維宸尤極豪侈。置妾二十八人。畜馬八匹。準以其私畜戰馬。將繩以法。雷餽銀八萬。如馬數。乃寢其事。雷之子若孫俱爲乞人。余所目擊者。

【崑判場中題】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十日。有人於虎邱米仙樓請仙。問場中題。崑判云。春秋之際。善惡分明。筆少停。遽問其子中式否。數皆前定。風水成文。水風非也復問北場題。判云。悶懨懨獨坐無聊。唱徹相思調。

只爲如玉人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也兒行遠道。強登高。停杯不飲。盼望佳音到。復問浙場題。判云。韻取十一真。啼出

富春鳥。後知南場題。子謂子夏一節。春秋之際言前定八句。有爲者辟若掘井一節。北題。吾嘗終日不食一節。

故云悶懨懨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一節。禹惡旨酒一節。停杯不飲也浙題。觀過知仁一節。思脩身六句。皆十一真韻

民事不可緩一節。播穀富春鳥也共嘆爲神仙云。惟其子是科不中。未經明示。想天機不可洩漏也。

【北濠聖堂仙判】康熙四十六年。有人於北濠聖堂請仙。仙判云。諸弟子劫到了。衆皆失色。又曰。一輩不如一輩。天心難合人心。積年孽禍相尋。水旱刀兵疾病。是年旱災。次年水災。以後旱澇不齊者五年。四十八年。誅蘇郡通海寇謀叛者百餘人。而大荒之後。又有大疫。一名鏈條瘟。一家有疾。家家纏染。一名癩

團瘟。病者皆腹脹如鐵而死。果如仙言。

【王琨善啖】王琨不知何許人也。康熙四十年間。自稱趙將軍。良棟麾下弁員。趙付銀三萬。命其赴蘇置辦嫁妝。一路花消。抵滸關。僅存千金。與關吏訂交。僑寓未幾。流落不堪。畏罪未敢歸。借居天庫前火神道院。住持道士申某。頗落拓。意甚相得。王狀貌魁梧。有力如虎。傭工力作。不辭勞苦。但善啖。每食不飽。日向近處麵館飯鋪酒肆。乞殘羹剩菜以充飢。或憐之。或叱之。總置不較。每逢朔望。與各營相識者。募錢若干。買豬首及肝腸等物。煮于一鍋。又買麵若干。分爲四鍋。調成跔踏。始得暢然飽餐。一月中惟兩次蹙足而已。四十六年。聖祖南巡。遇舊識者。謂事已消靡。何不歸。琨乃辭住持而去。後以從征台灣有功。不次超擢。雍正初年。陞狼山總鎮。路過蘇州。詣道院叩謝。酬申某千金。餘衆各有所贈。舊嘗憐之者。各予百金。以報知己。一時傳爲盛事。尋以其子尅剝軍餉。落職。

【名優談胖索債】康熙五十一年。名優談胖。聲音洪亮。俗呼談家唱。嘗以三百金托北街倪子九爲子捐官。倪啖之。乾隆五年。倪子九有幼子生囊癰。邀親友禱蒲消遣。羣不逞訟之。費三百金完案。倪悶悶不樂。謂其子曰。爲汝生瘍。致有此事。子咲曰。我談胖也。一言而瞑。噫。倪之自幼及長。奚止三百之費。乃臨終仍欲歸本而去。則知數年之飲食衣服。皆子金也。今人謂兒女天死。子孫不肖。曰討債信然。

【撫軍設誓】康熙年間米價。不過七八錢一石。至末年撫軍吳公存禮抵任。米價驟長。亦不過一兩一石。

僉云撫軍糶米出洋所致。公設誓曰。果有此事。棺木不得還鄉。雍正初年。吳以虧空落職。斃吳縣獄。停棺瑞光寺。直至乾隆十五年。浮厝於寺旁隙地。迄今未歸。果如所誓。噫。由今觀之。一兩一石。真賤價也。要知目前之貴價。即將來之賤價。總由生齒日繁。物產有限。博施濟衆。堯舜其猶病諸。

【撫藩禁燒香演劇】治國之道。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。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。禁婦女入寺燒香。三春遊屐寥寥。與夫舟子肩挑之輩。無以謀生。物議譁然。由是弛禁。胡公文伯爲蘇藩。禁閉戲館。怨聲載路。金閭商賈雲集。宴會無時。戲館數十處。每日演劇。養活小民。不下數萬人。原非犯法事。如蘇子瞻治杭。以工代賑。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。而阻之不得行。其害有不可言者。由此推之。蘇郡五方雜處。如寺院。戲館。遊船。賭博。青樓。蟋蟀。鷓鴣等局。皆窮人大養濟院。一旦令其改業。則必至失業。且流爲游棍。爲乞丐。爲盜賊。害無底止矣。

【撫臬門聯】乾隆初山東徐公士林由藩臬陞巡撫。慈祥豈弟。嘗設晏於滄浪亭。欸縉紳先生。勸諭教民節儉。門懸一聯云。門前對滄浪之水。座上挹先生之風。堂聯云。三秋剛報賽。休辜美景良辰。請先生閑談。談問地方上士習民風。何因何革。五簋可留賓。何用張燈結彩。教百姓都看看。想平日間競奢鬥靡。孰是孰非。是時臬司戴用椿貪而且酷。係烏程人。一夕。無名子貼一聯於臬轅云。東海重來天有眼。烏奴不去地無皮。

『大中丞父子不相類』大中丞王峨園師山西太原人。蘇州顧吏部予成之女孫也。乾隆十二年爲蘇藩。慈惠恭儉。爲安撫軍劾去。十五年復調撫三吳。禁止加派夫船。按籍給值。胥吏無由需索。民情悅服。次年夏少雨。步禱赤日中。日行數里。復以米價騰貴。積憂成病。遂不起。公彌留之際。嘆曰。生於蘇。死於蘇。命也。子宜望。由浙撫調任甘撫。以墮災冒賑。正法。父子之不相類如此。

『蘇撫安公任內事』一則。乾隆初年。米價錢一千二百。錢串七。四十三年亢旱。米價至二十文一升。有愚民顧堯年者。住柳家橋。似癡非癡。於四月二十四日。忽自綁縛。耳挂木牌。書爲國爲民非爲己字樣。跪撫轅。求平米價。隨行者不下萬數。中丞安公。甯大怒。發長邑令鄭公。時慶訊究。掌數十。輿情不服。拆毀公堂。搶出顧堯年。郡守姜公。聞聲赴援。訖隨上撫。稟報此事。豈知衆人尾隨其後。拋磚擲瓦。擠毀轅門。迨官兵四出。拿二十四人。衆乃逃散。撫遷怒於姜守。率衆圍轅。緝印參革。姜公素得民心。衆更不平。旋杖斃顧堯年。烟筒店陳二。鄉民小奴三人。重責爲從之。妻于。陳三。永。遂。號。餘。俱。薄。責。省。釋。越三月。撫軍以他事去任。後仍爲蘇州織造總爲藩司。而卒於蘇。乾隆二十年秋。虫爲災。粒米無收。次年瘟疫時行。道殣相望。至八月始安。米價至三十五文一升。是夏夜。卽閉戶。鮮有乘涼者。親友數日不相見。則問安否。相見之下。惟談鬼神事。時安公在蘇。笑曰。較余任內二十文一升之米。已多十五文矣。何民情之富饒若此也。

【夢判兩囚】乾隆二十一年。府前石碑忽倒。觀者如堵。緣兩童拋球。誤出碑上。一童爬取。碑倒。一壓死。一童壓折左腿。有老婦背回。是時府尊薩公載公出。回署。詢知其事。傳書役謂之曰。昨夜本府夢上官委余用硃筆判兩囚罪。一囚判斬字。再判一囚。有老婦再四哀求。乃判減等。茲聞老婦背回。皆符所夢也。此童滕姓。係滕疖藥之子孫。及其壯也。無惡不作。混名海鬼。以母控忤逆。發遣。適合減等之意。薩公慈祥愷悌。責人二十。拔籤手顫。官至兩江總督。入賢良祠。固非凡人也。

【荒政權宜】宋皇祐二年。吳中大饑。時范文正公領浙西。發粟賑濟。吳人喜競渡。好爲佛事。公乃縱民競渡。太守日出宴於河上。居民空巷出遊。又召諸佛寺主守。諭之曰。饑歲工價至賤。宜興土木。於是諸佛寺工作並興。又新倉廩吏舍。日役千夫。監司劾其不恤荒政。公乃條奏所以如此。正欲發有餘之財。以惠貧者。使不致轉徙於溝壑耳。是歲惟杭州飢而不害。蓋凡出遊者。必其力足以遊者也。遊者一人。而賴遊以活者無數。所以周禮荒政十二。或興工作。以聚失業之人焉。萬歷時。吾蘇大荒。當寧以歲儉。禁遊船。富家率治饌僧舍爲樂。而遊船皆失業流散。乾隆三十二年。方伯胡公文伯禁戲館。商賈咸借會館演劇。此皆不知權宜之道也。

【乾隆五十年乙巳旱荒】乾隆五十年。江南旱魃爲虐。幾至赤地千里。較之二十年尤甚。與康熙四十六年彷彿。二十年。不過蘇屬偏災。尙有產米之區。源源接濟。今則兩湖。山東。江西。浙江。河南。俱旱。舟楫不通。

貧民在在失業。米貴至四五十文一升。肉價每斤一百五六十文。其他食物。或貴至二三倍。以致死亡相望。白日搶奪。中丞閔公鶚元勸紳士捐米賑粥。齊盤葑門。王路菴。木瀆。各設一廠。日有萬餘人。死者日各有千人。至五十一年三月停廠。物價漸平。民心稍安。時錢串九十。此自康熙四十五年以來。未有之奇荒也。是年太湖水涸。在在有井露出。俱係甄砌。上鐫晉太康年間製。吳某監造。未知何故。

『金粟道人』顧仲瑛名德輝。富甲江左。讀書好士。居正義馬鞍山。偶入崑邑署。見大漢荷校。詢之。答曰。吾鹽梟張士誠也。顧壯其貌。勸其改過。張首肯。顧保釋回。士誠居公家半年。忽謂公曰。欲借銀一萬貿易。公與之。未幾。公遊西湖。見士誠以扇障面。如乞人狀。公呼與之坐。問其故。則曰。資本不充。一時費盡。羞見故人之面。倘再販私。恐累及保人。甘爲乞人而弗辭也。公詰其必得若干而後可。士誠曰。需十萬。公慨然如數與之。詎知士誠招集亡命。據平江。自稱吳王。迨明太祖兵屯吳。詢悉士誠興兵顛末。遂詣公。借銀助餉。公留衆軍一餐。四人一席。唾嗟而辦。太祖益羨之。公已知天命有歸。潛隱於澄江小涇。將家產盡佐軍餉。自號金粟道人。旋從其子遷臨濠。卒。以子恩封男爵。後澄江小涇別墅。售馬姓。馬故富者。每見其子讀書。坐杌脚輒折。曰。此子必破吾家。乃請捐資修崑山太倉官塘。未幾死。其子果蕩費遺資。媳傭工某姓。一日某宴客。謂其媳曰。此菜名燕窩。珍味也。媳笑曰。昔年曾當小菜喫。何足貴乎。某駭問出身。嘆息曰。吾卽汝夫之師也。立喚其夫。以五百金贈之。而歸其婦。未及半年。夫婦仍傭工度日矣。俗言人搖財散。果然。

萬壽寺改新學。嘉靖年間，福建諸生舒江，寓姑蘇萬壽寺讀書。僧淫惡勢利，無福於舒。舒謂僧曰：他日得志，當一日盡逐汝輩。僧以爲妄，笑而辭之。未幾，舒成進士，爲江南直指，卽命理刑限一日內盡行驅逐。相傳前一夕，隣人見僧數百人荷鍋單絡繹遷徙，口稱五百年後再來。疑是五百羅漢搬場也。長洲學舍向在孔谷橋，舒奏請移于萬壽寺內。惟聖像係石刻成，椽椽未便，改爲文丞相祠。故今有舊學新學之名。縣吏有宰相氣度，嚴文靖公訥，父爲常熟縣吏，宰善風鑑，謂嚴曰：細觀汝貌，係宰相氣度，不敢辱在下。風力辭之，嚴乃參府椽。時訥甫生痘殤，父聞之，徒步歸，常痛哭，復避鼻兩孔，潰通面麻。旣而嚴擇地葬親，地師曰：此地合出宰相，但四世乃發。訥年僅七歲，在旁答曰：何不將會祖移葬於此，則吾爲宰相矣。師曰：未葬地，先出人，又何疑焉。及長，冒籍童試吳縣，衆攻之，急避于直街腐店，乃免。嘉靖間爲大學士，特建坊於吳縣直街，以誌前事。

士不可不自重。郇陽尙書董份與嚴嵩最契，嵩敗，份獨免于禍。致政歸里，家資百萬，夫婦八旬，齊眉，份謂夫人曰：吾見郇陽後輩文章出色者多，勝于吾兒孫，將來若輩興，董氏衰矣。夫人曰：彼皆貧士，何不以千金贈之，彼日事經營，文理荒蕪矣。董如其言，延諸生飲宴，命家人佯以要事請入內，但汝等不得反顧。家人從之，董以袍袖拂杯箸墮地，急入內，潛窺諸生，或拂几，或拾杯按席，董復入，一飲而散。夫人促其贈銀，董笑曰：吾銀豈容易與人者耶。頃試其氣量，俱卑鄙，無遠到器，尙書府不乏下走，諸生不過飲我一

杯酒。乃甘爲僕隸事。此措大本色。不足重也。噫。士不自重。而爲此老所擲。揄有以夫。份父母葬于姑蘇之元墓。有舡舫直過虎山橋大堰。皆屬之。廣袤數十里。

『要離石槨』申文定公華廈。衙前四大宅。百花巷四大宅。分名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。庭前俱植白皮松樹。堦沿皆用青石。米棧在山塘新橋。治坊浜有花園一所。順治年間。半爲陽山朱氏所得。衙前花園售與蘇撫慕天顏。故名慕家園。內有神宗所賜闌堂扁一懸。文定堦舉人李鴻。另建宅西城橋東。與相府彷彿。故吳中有快活李大郎。家伙丈人當之諺。後李宅售與吳氏尙書。吳一輩幼居于此。堂中磚墜。視其下空洞洞。縋而視之。有要離石槨在焉。旁有小碑云。古吳要離之墓。堅瓠集載要離墓在十廟西。或云在西城橋。非無稽也。明末謠言。要離高出城。天下動刀兵。崇禎時有兵備道高出立碑于塚城外。皆望見卽有闖賊之亂。

『熊廷弼去武就文』萬曆間江夏熊廷弼視學江南。場規太肅。諸生譁然。公曰。本院千軍萬馬且不懼。何畏爾等諸生乎。其關防示曰。前離戎馬之場。卽入詩書之地。公閱卷兩目十二行。優者滿浮一大白。劣者仗劍斫之。再舞一巡。以消塊礪。交卷者令長者在。前少者在。後亂者責之。周忠介公應名稍遲。喝令跪。良久始釋。文文肅公交卷獨後。公坐以待之。文肅高聲朗誦。拍案叫絕。曰。此文嚇殺老熊矣。公大怒欲責。文肅曰。大宗師如通場。尋得出第二卷。有勝于此者。再責未遲。公頷之。發案。果取第一。凡公之取案首者。詢

知其人屢試不售。必責戒之曰：文必中。其病在某處。本院職掌文衡師也。不責則汝終不肯改。由是怨家甚衆。尋以邊事失機。言者交章劾奏。卒以此賈禍。公初習騎射。中武科狀元。一日遇諸生談文。輕公武夫。遂去。武就文。適科舉遲去。不錄。求補。不准。時無錫鄒迪光視學楚中。公再四求之。鄒徑入署。公攀其輿。輿夫八人俱倒地。鄒大怒。重責二十。苛以難題。援筆立成。仍錄送鄉闈。中解元。迨公視學吳中。鄒已致政歸里。迎公道左。謂之曰：昔日開罪。尚祈寬宥。公曰：雷霆雨露。均是師恩。何足介懷。且微公。某不及此。以後相見。終執弟子之禮。公固天下奇才也。惜性情褊急。恃氣凌人。使酒漫罵。故不免於禍云。

【五人墓】天啓間。蘇撫毛一鷺。處州人。魏忠賢乾兒也。建璫祠于虎邱半塘。僭擬皇居。南有水園。北有旱園。中有九間樓。今怡賢寺左右。皆舊址也。祠名普惠堂。中懸一聯云：一柱擎天。三朝捧日。又一聯云：力保封疆。功留社稷。時忠介周公忤璫。被逮。書小雲栖寺額而出。今其寺在積善菴旁。此絕筆也。諸生王節等具呈保留。不准。輿情洶洶。義人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。毛一鷺怒曰：今日君臣之義安在。王撫毛背曰：老毛父子之情何篤。毛恚甚。擒五人斬於西察院前。收王節等諸生十三人遺戍。崇禎登極。赦歸。開復。王登一榜。五人首梟示六門。吳問卿名默。令人竊其首葬於花臺上。璫敗後。吳氏拆毀逆祠。改爲甘露寺。九間樓截去二間。今尙存焉。文湛持名震孟。與吳問卿營建五人墓於寺北。身首合葬。春秋祭祀。楊公廷樞書義風千古石額。韓貞文公名馨。年甫九歲。書五人之墓碑大字。五人中。惟楊念如有曾孫守墓。餘俱無。

後。顏係楓鎮巨族。佩韋姪中和。年七歲。能報不共讎。乾隆年間。奉旨欽旌。送主入復聖祠從祀。今花臺猶存。種植花草。無不勃然而生。其五人之留碧也歟。毛一鷺革職家居。白晝見忠介公率五人介胄入室。庭中井欄忽飛起。驚怖而死。死時全身縮小。噫。是誠小人也。

籍富民爲糧長。明末。江南歲輸白糧於京師。例用富民主運。名曰糧長。往往至破產。官爲五年一審實。先期籍富人名。諸富人在籍中者。爭衣襤褸衣。爲窮人狀。哀號求脫。向例白糧二十萬石。責之蘇松嘉湖。而他郡不與焉。其京倉耗羨鋪墊名色。吏胥需索諸費。大率十六釜而致一石。歲溢月增。竟致二十石而致一石。二十萬石之供。實費二百餘萬石。不幸有覆溺。則身家糜碎矣。布衣陳某上書訴苦。詔減尖六米。萬餘石。他費率減什五。而富民已受困不堪矣。

矮將軍。蔣若來。字龍江。婁門外人。本名家子。而少歲。斲弛。親戚多遠之。有勇力。脚長尺餘。常自詡曰。脚脚苦你不着。有朝一日。時運到。八個抬來。八個綽瞬時。集衆斂錢。升於棋杆頂上。以臍對木。旋轉了無懼色。觀者喝采。嘗與故將角力。故將負。妻以女。遂隸籍軍伍中。崇禎八年。流賊連破河南江北諸縣。張獻忠圍廬州舒城等處。若來守江浦城。夜有賊渠踰城上。見若來臥。以矛刺中其頰。若來揮刀斬斫之。賊渠墮城下。若來隨湧身下。斬賊渠。連斬數從賊。賊遙見。謂天上飛來。合營大譁曰。神人至矣。衆賊咸拔營走。若來乘勢殺賊。而城中知賊營已亂。開城門。縱兵追逐。死者徧野。策功。以若來爲首。流賊攻桐城。宿松太。

湖諸城。應天巡撫張國維禦之。獻忠從英霍遁。若來屢立戰功。拔軍伍中爲參將。明年賊從間道犯江浦。若來以八百人出戰。失利墮深塹中。跳而上。免爲賊擒。時左良玉馬曠劉良佐合兵救之。若來出奇兵接戰。赤手搏賊將。擲賊所乘馬。馬骨俱折。遂大破賊。賊走潛山。又出太湖。連斬黃。勢復熾。會總兵牟文綬偕劉良佐來救。若來藉二軍力。同大破賊。以功拜右都督。守安慶十五年。獻忠陷安慶。若來戰敗。故將以女妻若來者戰死。中軍尤牛中流矢死。尤牛本屠牛人也。收其尸得箭鏃三十有六。若來奉旨帶罪立功。是年秋偕黃得功劉良佐復大破賊於潛山。乃復原官。賜玉帶。仍守安慶。後王師下金陵。所在臣服。若來欲作航海計。竄走至閩。時有勸令出佐者。若來曰。吾以匹夫受天子厚恩。能事兩朝。作再醮婦耶。召諸將至。與之痛飲。曰。諸公好爲之。各人做各人事。不相強也。呼愛妾出手刃之。遂自刎於座上。或曰。若來航海涉江東。與張國維朱大典同守金華。三月而城陷。若來痛哭曰。天乎不可爲矣。召妻妾子女於廳前。諭之曰。吾今且死。若輩盡爲俘矣。積薪縱火而焚之。子二人。長者可二十。幼者八九歲。妻請縱其二子。若來曰。婦人愛幼子。然必受辱。乃驅長子出。任其所之。餘人盡歸一炬。若來顧視灰燼。提刀而出。巷戰經日。殺四十餘人。自刎而死。時順治二年也。若來父培宗。蘇州府庠生。斲弛不羈。嘗於棘園中對月高歌。人駭其狂。天性抗直。不可嗜以利。急人之難。喜爲報讐。若來幼在家塾。父輒呼之曰。爾能殺人乎。能整刁斗。精器械。當萬人敵乎。天下將亂。喔喔唔唔。河庸爲來。故於羣兒中凌厲自逞。父輒喜曰。兒非常人也。若來在江浦。

守城時。中夜熟寐。若有人撫其背而起曰。闖寇至矣。若來驚寤。直上殺死無算。遂立大功。來形材短小。獨骨臂。善騎射。軍中咸呼爲矮將軍云。

【萬年橋】蘇郡胥門外。向有吊橋。相傳嘉靖間嚴嵩愛其白石。移至江西。余過分宜。見有橋一。是紫石。非白石也。以後二百餘年。官於蘇者。惑於風水之流。謂橋接西山煞氣。必有湖決之患。往來行人。涉印覆溺者有之。羣謀築舍。屢建無成。至乾隆五年。郡伯汪公德馨力闢邪說。慨然獨任。不期月而歲事。名之曰萬年。公之德。常與此橋並垂不朽矣。是年陳文恭公宏謀乘臬江蘇。一子年輕。入郡廟。見泥皂。驚死。公怒。立命各廟盡行折毀。先是吳俗尙鬼。凡書役及民人亡故者。塑像廟中。名曰剛強。以爲躲避罪孽。如陽間當役免差之意。面目如牛。纍纍林立。更有婦女捨身後宮。尤爲可笑。今一舉而空之。快哉。

【芙蓉塘】舊聞吾蘇自楓江以下。河面闊有里許。兩岸植芙蓉。故名芙蓉塘。行舟過者。必祀天妃。其險可知。今之娘娘浜是也。大抵唐宋年間。事滄桑變易。不可深考。然近代如前明公卿跨街坊表。今兩旁俱占屋舍。乃知康莊大道有五馬並行之說。洵非虛語。推原其故。蓋因前明數百家布號。皆在松江楓涇。涇涇樂業。而染坊踰坊商賈悉從之。又東西兩洋未通。貨物寥寥。南濠亦非輻輳之區。國初湖寇揭竿。上下塘又遭兵火。以後漸占官路。人居稠密。五方雜處。宜乎地值寸金矣。卽如盤葑兩門。乾隆初年。或有華屋滅價求售者。望望然去之。今則求之不得。噫。萬家烟火。莠稗雜出。仁里固不能擇。倘孟母處此。將遷何地。以

教子耶。

【湯文正治吳】康熙二十二年。湯文正公斌撫吳。凡高士如徐俟齋韓寄菴周茂蘭輩。皆扁舟造訪。以求一見爲幸。抵任後。命有司置立枷於六門。造逍遙樓於橫塘。樓中賭具一應俱全。犯者禁錮樓中。七日不予飲食。乃放。民亦無敢以身試者。不過虛設此刑。以畏民志耳。又禁婦人入寺燒香。不從。公命嗣後再有燒香者。着住持踈出。從此絕迹。昔明太祖立五顯神於上方山。前對石湖。後倚吳山。一匠指之曰。肉山酒海。喫不盡。湯飯上了。就起身。蓋以祀從征張士誠之兵。卽五人爲伍之意。無定名。無定數。街頭巷口。每立一堂。堂中塑五神像。所謂以尺土封之。血食而已。非真有是神也。詎其神興妖作怪。淫邪求食。有明至今三百餘年。禱祀絡繹。康熙二十四年。諸生范姓。被五聖佔奪其妻。再三求禱。不應而死。范怒。赴撫院控告。湯公詣山坐露臺上。鎖拿妖神。剝去冠帶。各杖四十。投其像於湖。果應匠讖。廟中改供關帝神像。惟五聖之母。名曰太母。僧移像匿於塔內。漏網未毀。尙有愚民燒香焉。今街頭巷口。改塑火神元壇諸神。卽五聖舊址也。二十五年。公去任。百姓圍繞號泣者萬餘人。公再四勸諭。三日不散。瀕行謂百姓。本院身在北京。心在江南。忌者卽以此言爲話柄又曰。贈汝等一言。氣死莫告狀。餓死莫做賊。其諦聽之。今甯江有民。不能忘牌坊。爲公建也。公蒞任後。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聲。公面責之。郭曰。向來上官要錢。職無措。只得取之於民。如大人一清如水。職何敢貪。公曰。姑試汝。郭回任。大改前轍。循聲茂著。湯公特荐卓異。而前公督撫江

南者余國柱也。方掌綸扉。徵賄巨萬於吳有司。公禁不予。遂啣公刺骨。公既去吳。還朝。忘公者交章劾奏。常熟探花翁叔元從而和之。賴聖祖英明。稔知公無他。故得保全功名。時吾蘇貢士何義門焯在京考選。翁門生也。登翁之門。嘍罵。索還門生原帖。否則將改名。不認爲師。何由是知名。二十六年湯公卒。同官唁之。身臥板床。敝襖布袴。所遺惟俸銀八兩。徐司寇乾學賻以二十金。乃能成殮。其清介如此。是年郭公內陞御史。於半年內參罷三宰相。兩尙書。一閣學。而忌湯公者亦事敗矣。郭直聲震天下。稱爲鐵面御史。旋以吳江張令虧空。舉發舊案。株連落職。擬遣戍。幸蒙聖明洞鑒。以郭居官尙有風力。免其治罪。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。

康熙辛卯科科場案。康熙五十年辛卯。江南鄉試。正主考左必蕃。副主考趙晉。九月九日榜發。解元劉捷。蘇郡中式十三人。士論譁然。大抵副主考與總督噶禮通同賄賣。九月二十四日諸生齊集元妙觀。不下千餘人。廩生丁爾戩爲首。抬五路神置府學中。學師勸諭不從。將神封鎖明倫堂。一時遍貼歌謠。不可勝紀。有一對最佳云。左邱明有眼無珠。趙子龍渾身是膽。一夕或糊貢院二字改爲賣完。總督噶公因人情洶洶。難以彌縫。不得已免強參奏。將爲首諸生丁爾戩等羈禁。將以誣控反坐也。欽差閣部張公鵬翮會問督撫嚴審。張以伊子爲安慶府知府。左祖總督。欲寢其事。適撫軍張清恪公伯行抵任。河南儀封人。清廉正直。砥柱中流。必欲窮究根底。據副主考家人軒三供。牽涉總督。遂據情參奏。張閣部與噶督亦參

張撫奉旨一併革職。仍着欽差研訊虛實。兩公對簿。出門時搶攘爭毆。噶軀雄壯。張亦魁梧。噶不能勝。被張踢倒亂滾。亦異事也。兩公俱擬重罪。朝廷念張伯行居官清正。仍爲江蘇巡撫。召父重來。萬民歡慰。一時噶督黨。馬逸姿李玉堂輩。剪除都盡。吳人快之。科場定案。正主考左必蕃。副主考趙晉。擬斬。斃揚州獄中。訛傳自縊。或云同年殿撰王式丹入獄探問。以肩與藏一死丐。妝趙尸。而以趙繩上屋越獄遁逃。謠言闕傳。株連多人。另發蘇州府吳縣究訊。經年結案。房官王白愈。方名蘇壘等。俱棄市。舉人程光奎。吳泌。徐宗軾。馬士龍。席玕。俱黜革。擬遣贖免。仍枷示蘇州府前。以帷蔽其身。丁爾戩至。碎帷辱罵。器亦小矣。

【陳恪勤形如鍾馗】長沙陳公鶴年字滄州。爲江寧府。正直不阿。總督噶禮委署藩司。謂陳曰。素重君名。若肯拜我爲師。此一席可得也。否則聽參毋悔。陳不允。三日後督駕大題糾參。陳獲重譴。羈禁吾蘇滄浪亭。陳公兩袖清風。賣字度日。凡所書單款。不爲號。人爭求之。尋蒙聖祖洞鑒其情。特簡蘇州知府。適中丞張清恪公蒞任。臭味相投。時蘇羣大荒。大疫。陳公捐俸施辟瘟丹。卽太乙丹也。姜徐等村莊。疫癘盛行。公親詣散藥。有鬼爲祟者。公入其門。以印擊桌三聲。曰。本府在此。諸邪迴避。檐帷一過。厥疾頓瘳。迄今尸祝不衰。公形如鍾馗。自是天降福星。鬼神呵護。且片言折獄。民頌神明。後陞江南總河。諡恪勤。與湯文正公從祠學宮。公康熙辛未進士。以大學士張鵬翮荐。出知江甯府。康熙四十二年。聖祖南游。總督阿山借供帳名。欲加稅。公不可。乃以前明平康廢基。造行宮。大不敬。劾公落職。下獄。或絕其食。獄卒憐之。私哺以餅。

爲守者李丞偵知。杖卒四十。曰。與一勺水者如之。公自問命絕矣。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。呼叱獄官。公得
以生。聖祖赦其罪。命入武英殿脩書。尋起蘇州知府。公守蘇州。重遊虎邱。詩云。雪艇松龕閱歲時。廿年蹤
跡鳥魚知。春風再掃生公石。落照仍銜短簿祠。雨後萬松全遯匿。雲中雙塔半迷離。夕佳亭上憑欄處。紅
葉空山繞夢思。塵鞅公餘半晌閑。青鞋布襪也看山。離宮露出雲霄上。法駕春留紫翠間。代謝已憐金氣
盡。再來偏笑石頭頑。棟花風後游人歇。一任鷗盟數往還。時總督噶公禮以爲誹謗。句句旁註而劾奏之。
摘印下獄中。聖祖詔曰。詩人諷詠。各有寄託。豈可有意羅織。以入人命。命復其官。尋擢霸昌道。公前守江
甯。噶劾之。後守蘇州。噶又劾之。總挾不拜爲師之嫌也。公旋陞江甯布政司。與撫軍張清恪公伯行相契。
張以科場事參噶。公陳公之力居多。然非聖祖在上。安能始終保全哉。

『得仙書拆字』上津橋朱某家。入山尋死。遇仙解救。授測字一書。其驗如神。求之者必預定。每日只測
一字。取資一兩。懸牌門首。某日測某人字。時吳三桂將反向蘇藩庫借餉。方伯慕天顏躊躇莫決。延朱測
字。且告以故。朱曰。請大人命字。適几上一殘柬。慕公隨翻轉。指正字爲枚。朱曰。不可。借正似王字。王心已
亂。且柬正面合几上。正而反矣。卽反之兆也。慕卽拒之。果應其言。其子亦習父業。占驗不減於父。但非一
日測一字也。一人以武字問。有子否。朱曰。絕矣。一代無人。自此而止。其人果無後。子又死。其書遍尋無蹤。
想爲仙攝去。朱之子心傳習醫。頗有名。孫孔亭。現居蘇州。

【平定姑蘇本末】順治二年乙酉五月。豫王統兵平定江南。傳檄各郡。徵板籍。募能檄行蘇州者。吳縣周荃在金陵。劄銜船通判。或荐崇明人鴻臚寺卿黃家鼐爲安撫正使。而以周荃副之。甫抵郡。適故明監軍蘇松巡撫楊公文聰潰兵至。執家鼐殺于滅渡橋。荃逸去。戮其家人張留。并執荃友太學生顧清霞。凝遠。青霞子諸生樂胥。問父被執。倉皇赴難。願以身代。父得亡命。樂胥解軍前得釋。越三日。都督李公廷齡總兵士公國寶露刃南下。楊公宵遁。大兵至。士民各書順民二字於門。爭持羊酒迎候。迨薙髮令下。有福山副總魯之璵。字瑟若。首先倡拒。鄉兵四起。頭纏白布。吳江進士吳易。踞擾長白蕩。諸生陸世鑰聚衆千餘。屯澄河東。有十將官者。亦屯千餘人于左近。繞城而呼。民間柴斧。婦女裙幅。皆爲干戈。旌旗而披猖于道。又有太湖盜赤脚張三。從而和之。狼山總兵王佐才等。嬰城拒守。土公出榜招安。無從之者。貝勒八王爺至蘇安民。舟過渡僧橋。亂民擠橋欄石壓舟。八王遇害。接官亭下塘有八王祠。吳人因患箭風而立。非敕建也。今志乘亦不載此事。恐有舛誤。既而湖寇所部。有被獲下獄者。澄河兵劫之。焚城樓。城內士民應之。閏六月十三日。突入葑門。焚撫按府長吳五署。土公避入瑞光寺浮屠。官兵奮勇殺出。開炮成血路。魯之璵率千人入城。與大兵戰。力不能支而死。全軍殲焉。有義民章志斌者。亦同死。六門閉。留于城中者死無算。道路踐死者相枕藉。未幾李公至。土公必欲屠城。李公知西北民居稠密。與土公分鬪。俱寫東南二鬪。土公拈得。由盤門屠至飲馬橋。橋有關帝像。民昇至橋上。冀兵畏神。鳴金。忽見帝像。上馬提刀立于橋面。兵馬皆跪而止。帝誠護國佑民哉。迄今

飲馬橋邊香煙獨盛也。固宜。李公封刃不舉。吳人立祠于虎邱山塘。建德崇宇宙坊。以誌不朽云。先是王師駐南園。營中需水草。而民逃避一空。長洲葉茂華。素醇謹。好爲諸善事。獨未出城。與兄茂才。兄子汝楫。率先薙髮爲郡民倡。遂輸芻納麥。馬賴以飽。無何湖寇至。茂華茂才汝楫俱遇害。督撫懸示招安。周荃每左右之。全活城中人無數。諸生張悌乘亂上揭。得委署府通判。脩怨肆毒。親故多以叛黨伏誅。人皆德荃而恨悌。土公廉知悌惡。繫之獄。自以剪斷喉而死。黃家鼐以死事卹蔭。葉茂華等爲順民之倡。照例優卹。周荃至京授開封府知府。開荒招撫。復論歸隱于南岡。陸世鑰兵敗亡命。削髮爲僧。吳易逃匿嘉善。爲邏者所得。執送武林。軍門諭降不從。磔于市。張三盤踞太湖。以宜興爲巢穴。橫擾三州。官軍不能制。康熙元年撫軍韓公心康抵任。廉知張三與韓弁朱允恭友善。命邀張三宴會。預置長柏木桶以貯酒。突將桶覆張三半身。伏兵齊出擒之。解轅正法。王佐才等亦次第平定。自是載戢干戈。億萬年蒙樂利矣。

土公自順治二年撫吳。六年去任。八年重來。篋篋不飭。以長洲常熟二令爲腹心。縱役沈碧江擇殷而噬。民不堪命。後爲巡按秦公世植劾之。秦公懼其標下將卒有變。爲柵于城。五家一柵。名刺毛柵。使馬不能行。遂收其標下十將。土公聞而嘆曰。吾不忠于明。死已晚矣。以弓弦自縊于珠明寺樓上。時撫署爲湖寇所焚未脩。故寓寺中。今有九間樓在焉。

楊文聰貴陽人。工書畫。以舉人爲縣令。係馬士英內舅。福王立起用。由主事陞蘇松巡撫。王師至蘇。文

驄兵潰。逃歸閩中。唐王封爲兵部侍郎。後唐王滅。文驄父子俱殉難。惜其黨于馬阮。部議不准褒封。吳易字日生。吳江人。其母善繡。觀音。乞繡者。一金始得一幅。生易之夕。遙見雙燈前導。一老婦以帕蒙首。引朱衣童入室。倏忽不見。而易卽墮地。知爲觀音親送也。長而聰慧。有文譽。膂力過人。以進士授兵部職方司。時南都已覆。歸隆武。授兵部侍郎。隆武滅。歸舉義旗。聚舟師數千。結營長白蕩。後提督吳公下吳江。衆解散。易全家俱溺于水。自乘小舟遁去。匿于嘉善錢氏園中。日夜酣飲痛哭。不發一言。尋爲邏者所得。執送武林。軍門諭降不從。竟磔于市。

陸世鑰字紹禹。巨富。聚衆千餘。皆佃戶也。兵敗。亡命得脫。削髮爲僧。不知所終。澄河東在角直東南。與長白蕩相毗連。

朱允恭。洞庭東山人。字公懋。富而材。家有園亭。聲伎之奉。康熙初年。長興劇盜赤脚張三入太湖。掠橫山木瀆。虜富家子置山寨。勒千金取贖。當道患之。自順治二年。揭竿肆擾。未能弋獲。湖路梗塞。莫可如何。時允恭効力于撫轅。中丞韓公心康詢以湖盜事宜。意欲發兵勦之。允恭曰不可。張三夫婦矯健絕倫。舞雙刀。能履水飛行。人不敢近。然好聲色。可餌也。請給假五十日。得便宜行事。當縛至轅門。韓公許之。允恭訪得其黨。好言說之。曰。張君誠豪傑。我欲與交歡。今以千金爲壽。願保我鄉里。賊黨攜金致詞。張大悅。約日到山謝。允恭乃盛設合樂以饗之。越宿備陳女妓。陰遣勇士雜優伶中。酒酣。用計卽席擒

之。釘其手足。馳解撫轅正法。餘黨駭散。湖中自此甯謐。允恭一人之功也。後以援例爲山東萊蕪縣令。升山西大同府古衛同知。再陞福建延平府知府而卒。

【崑腔曲】元人梁伯龍字辰魚。與魏良輔製作南曲。二人俱崑山人。故名崑腔戲。始於燈影。繼而傀儡。終而京腔。四平腔。若崑腔其最後也。

【蘇松糧重之由】明太祖恨蘇松人爲張士誠守城。抗拒二年有餘。士誠國破。將戶籍焚燬無稽。太祖卽取沈萬三家租簿定額。格外加賦。每畝完糧七斗五升。其重十倍他邑。惟紳衿貧戶有奏銷豁免之例。民困不堪。迨我朝裁減浮糧。每畝止完一斗七八升。誠千古特恩也。

【高青邱】高季迪名啓長。洲人。洪武初被荐。授翰林院編脩。修元史。放還。夢父書一魏字。曰。慎勿往還。先是啓嘗賦詩有所諷刺。帝嫌之。未發也。及歸。居于吳淞之青邱。知府魏觀怪啓疎闊。再三造謁。不得已。乃見。魏爲移其家于郡中。旦夕延見。甚歡。觀以張士誠王府某改爲府治。言官誣其謀爲不軌。帝見啓所作。上梁文有龍盤虎踞四字。因大怒。與觀並腰斬于市。年三十九。

【名師善啖】萬曆年間。蘇州南園俞君宣名琬。綸幼孤。市操觚。母徧訪名師。聞有名士某善啖。延之。閱俞文。謂俞母曰。汝家計若干。母以實告。師曰。可供我二年半館餐。汝子學亦成矣。師不受束脩。但求果腹。如豬腹中肝腸肚臟等物。只供得點心一餐。旣而期滿辭別。俞家計亦索。師謂君宣曰。承令慈厚意。何以爲

報。卽命作何以報德題文。竟成傳作。愈旋登科第。師殆異人哉。

【署中有三聲】袁籀菴名于今。住因果巷。以搶劫名妓穆素徽一事。褫革衣衿。順治己酉。蘇郡紳士投誠者。浼袁作表。賈呈。以京官議敘。荆州太守。十年不調。惟縱情詩酒。不理公事。監司謂之曰。聞公署中有三聲。弈棋聲。唱曲聲。骰子聲。袁答曰。明公署中亦有三聲。天平聲。算盤聲。板子聲。監司大怒。揭參。曰。大有晉人風度。絕無漢官威儀。由是落職。其著西樓記傳奇。譏吳江沈時同。趙鳴鳳也。因穆妓從沈。而趙爲之撮合。故啣之。西樓在四通橋。穆舊居也。沈係萬曆丙辰會元。趙係六名會魁。以場中換卷。事發俱黜。革。諺云。丙辰會錄。斷么絕六。沈亦作望湖亭傳奇。嘲袁麻子。今金鎖記。長生樂。玉麟符。瑞玉等。傳奇皆袁所作。

【舊時刑人地】古時蘇郡刑人在鐵瓶巷中。故立周康王廟。蓋取成康之世。刑措不用也。廟前有市曹橋。今誤名市鶴橋。

【朝真觀】朝真觀。地廣五百畝。明太祖圍蘇州。借材紮營。許登大寶日。造還。後建觀於南京。今社稷壇。係七十二司殿。其道房曲折紆迴處。俗名八陣圖。

【劉公墩】劉永錫字欽爾。魏縣人。崇禎丙子舉人。選長洲儒學。署崇明縣事。庭無留獄。國變後。隱居相城。有大吏強之仕。辭曰。我大丈夫。年二十。渡漳河。登大伾。躍馬鳴鞘。兩河豪傑。誰不知我。奈何喪節耶。取劍欲自頸。門下士抱持之得解。既而妻女相繼餓死。子爲盜所傷。久之。欽爾泅水歿。弟子經紀其喪。葬之虎

邱山塘名劉公墩。

【吳縣署】吳縣署向在范莊前。宋代周羽之子瑞龍爲宰。感范文正雪冤之德。讓爲范氏義莊。傳聞莊中土地。卽周令所贈也。署遷馬醫科後。又改爲申文定公祠。右有吳縣西橋高阜。卽監鋪舊址。

【文社之厄】詩流結社。自宋以來代有之。迨明慶曆間。白門再會。稱極盛矣。至文社始于天啓甲子。合吳郡金沙攜李僅十有一人。評騭五經文字。張天如。溥。朱雲子。魏。主易。楊子常。孫。顧麟士。夢麟。主詩。周簡臣。銓。周介生。鍾。吳來之。昌時。主春秋。張受先。采。王惠常。啓榮。主禮記。楊維斗。廷樞。錢夢林。旃。主書。而效奔走。以襄厥志者。嘉興府庠生孫。樸。淳也。是謂應社。其始取友尙隘。而來之夢林。謀推大之。訖于四海。於是。有廣應社。貴池劉伯宗。城吳次尾。應箕。涇縣萬道吉。應隆。蕪湖沈崑岡。士桂。宣城沈眉生。壽民。咸來入社。聲氣之孚。先自應社始也。崇禎初。熊開元宰吳江。進諸生而講藝。于時孫孟樸里居。結吳江吳扶九。顧吳去盈。允夏。沈聖符。應瑞等。肇興復社。其時雲間有幾社。浙江有聞社。江北有南社。江西有則社。又有懋亭。席社。崑陽雲簪社。而吳門別有羽朋社。武林有讀書社。山左有大社。僉會于吳。統于復社。復社始于戊辰。成于己巳。盟書曰。學不殖將落。毋蹈匪彝。毋讀非聖書。毋違老成人。毋矜厥長。毋以辯言亂政。毋干進喪。乃身嗣今。以往犯者。小用諫。大者擯。僉曰諾。是役也。孫孟樸渡淮。歷齊魯。以達於京師。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矜契。然後進之于社。烏程相溫體仁有子求入社。堅持不可。崇禎十年。有蘇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

弊皆原于士子。庶吉士張溥。臨川縣知縣張采。倡立復社以亂天下。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琪察覈。倪言諸生誦法孔子。引其徒談經講學。互相切磨。實非樹黨。文聲以私憾妄訐。宜罪。閣臣以倪蒙飾。降光祿寺錄事。蘇州推官周之夔者。與溥同年進士。亦嘗入社。至是希閣臣意。墨經詣闕。復奏溥等樹黨挾持。案久未結。讒言罔極。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大罪者。大略謂派則婁東吳下。雲間學則天如維斗。臥子上。搖國柄。下亂羣情。行殊八俊三君。迹近八關五鬼。外乎黨者。雖房杜不足言學業。異吾盟者。雖屈宋不足言文章。或呼學究智囊。或號行舟太保。傳檄則星馳電發。宴會則酒池肉林。十五年御史金毓峒。給事中姜埰。各上白其事。始奉旨。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。復社一案准注銷。後福藩稱制。阮大鍼怨戊寅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。日思報復。爰有王定鼎。東南利孔久漶。復社渠魁聚斂一疏。大鍼語馬士英曰。孔門弟子三千。而維斗等聚徒至萬。不反何待。甚至欲陳兵江上。以爲防禦。心知其無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。時沈崑岡暨宜興陳貞慧。定生商邱侯方域。朝宗輩皆就逮。係獄桐城。錢秉鐙。宣城沈眉生。亡命得脫。假令王師下江南。少緩。則復社諸君難乎免于白馬之禍矣。

錢牧齋。錢牧齋有文無行。幼祈夢于于忠肅公廟。夢公延之上座。席分東西。演劇請錢點。錢閱戲目無一知者。乃混點一本曰安里亭。開場小生自稱錢謙益。心竊駭之。以後入泮登第。忽見戎馬奔馳。錢跪迎道左。非小生脚色。易副淨爲之。公大怒。將筵席掀翻。擲杯於錢面曰。汝尙得爲人耶。由是驚醒。後中榜眼。

名噪一時。崇禎朝爲奸相溫體仁擠抑。誣以浙閩主試賄弊事。革職家居。迨福王擁立金陵。起用禮部尙書。毫無經濟。惟黨于馬阮。以選淑女爲急。久爲士林所鄙。乙酉王師南下。錢率先投誠。跪迎道旁。問其地方。乃安里亭也。恍悟前夢非虛。滿擬入掌綸扉。不意投爲禮侍。尋謝病歸。諸生郊迎。譏之曰。老大人許久未晤。到底不覺老。覺與閣同音錢默然。一日謂諸生曰。老夫之領學前朝。取其寬袖。依時樣。取其便。或笑曰。可謂兩朝領袖矣。卒年八十有四。

「柳如是」河東君者。柳氏也。名隱。更名是。字如是。爲人短小。俏利。性機警。饒胆略。適雲間孝廉某。孝廉能文章。工書法。教之作詩寫字。風氣弈弈。顧放誕不羈。孝廉謝之去。游吳越間。詞翰傾一時。嘉興朱治恂爲虞山錢宗伯稱其才。宗伯心豔之。未見也。崇禎庚寅冬。扁舟訪宗伯。幅巾弓鞋。着男子服。口便給。神情瀟灑。有林下風。宗伯大喜。謂天下風流佳麗。獨王脩微楊宛叔與君鼎足。而三何可使茅止。生許霞城。崑國士名姝之目。留連半塾堂。文讌浹月。旣度歲。與爲西湖之遊。遂別去。過期不至。宗伯購之。乃出。定情在辛巳六月初七。君年二十四矣。宗伯賦前七夕詩。要諸詞人和之。爲築絳雲樓于半塾堂之西。旁竈古金石。刻宋板書數萬卷。中列三代鼎彝。晉唐書畫。以及端溪靈璧。官哥定州之屬。無不畢備。君於是考異訂譌。寫青山臨墨妙。間以調謔。如李易安在趙德甫家故事。然頗能制御。宗伯宗伯甚寵憚之。乙酉五月之變。君勸宗伯死。宗伯謝不能。君欲奮身沈池水中。持之不得入。是秋宗伯北行。君留白下。宗伯尋謝病歸。丁

亥三月。宗伯以暗通魯王事受繫。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鏑中。牧園饘藁唯謹。事解後。宗伯賦詩美之。庚寅冬。絳雲樓不戒於火。延及半塾堂。向之圖書玩好。略盡矣。宗伯晚年失職。自號東澗遺老。君鬱鬱不得志。癸卯秋。下髮入道。明年五月。宗伯卒。族孫錢曾等求金於君。要挾蜂起。康熙三年六月二十八日。自經死。距生於萬曆四十六年。享年四十有七。宗伯子曰孫慶。及增。趙管爲君訟冤。錢曾等服罪。琴川士大夫謀治其喪。甲辰七月七日。東海徐賓爲葬於貞娘墓下。初。宗伯延黃陶菴爲師。浼陶菴與君唱和。陶菴曰。西席與內主人唱和。非禮也。再四言之。終不允。作鄙夫可與君事也。與哉。文以譏之。蓋已窺見底裏矣。宗伯嘗戲謂柳君曰。我愛你烏個頭髮白個肉。君曰。我愛你白個頭髮烏個肉。當時傳以爲笑。宗伯暮年不得意。恨曰。要死要死。君叱曰。公不死於乙酉。而死於今日。不已晚乎。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。

【趙士麟治吳】康熙二十五年。江南制臺趙公士麟用法嚴峻。意在鋤強扶弱。一時勢惡土豪。剪除殆盡。署中多蓄閑人。四出偵訪。如寺觀中。蚤夜有二三人入門。立拘僧道。詰問經懺。非甚急務。何以昏夜而來。必有別情。如酒肆中。欸客者。或云某人不至。未便坐席。搖會者。或云某人不至。未便搖色。卽按名拘訊。其人有何聲勢。令人畏懼如此。與海剛峯治吳彷彿相似。

【撫軍拆寺】湯公燬五聖像後。撫軍洪公之傑拆承天寺。陳公宏謀拆治平寺。皆以驅逐淫僧。大快人心。【黃子澄墓】乾隆五十年。崑山城隍廟四宜軒有積土。道士將築亭其上。階石甫登。雷擊之。三磴三擊。掘

地乃是黃子澄墓。邑志載公被戮門下士拾骨葬此。錢溉亭進士詩云。昔時誅戮無遺嬰。今日風雷護殘骨。今吾蘇珠明寺東有黃子澄姚善祠。惜無人整理。

【李制臺治吳】雍正七年制台李公衛徐州人。奏請分建大縣。蘇屬太倉州改爲直隸。轄嘉寶崇鎮四邑。長邑分元和。吳江分震澤。崑山分新陽。又閭門外社壇踰坊鱗次。匠以數萬計。結黨生事。公請移駐同知。一守備一總司一經歷一彈壓管束。今皆裁去僅存守備一自此惡匠斂迹。後公調直隸總督。嚴拿老瓜賊响馬盜。盡絕根株。又列樹表道。道旁掘一深溝。使盜賊不得橫衝。多設墩臺營汛。一呼百應。今入都要道。斥堠無警。商旅安然。皆公之賜也。入名宦祠。

【關帝像大樹雕成】臥龍街關帝廟向西。像係大樹雕成。乾隆年間撫軍彰公寶欲將改建元妙觀。西朝南出入。因聖像不可移。乃止。

【海眼】乾隆二十五年陳撫軍宏謀率屬赴元妙觀求雨。得雨後。修三清神像。見像背一孔。以繩數十丈投之。莫窮其際。或云是海眼。亦想當然耳。

【連年水旱】康熙四十六年蘇郡大旱。大樹自焚。是時米賣七文一升。竟長至二十四文。次年大水。自四月至五月。淫雨四十五日。晝夜無間。南濠俱搭浮橋。先是蛙鳴於樹。人以為奇。蟲鳥得聲氣之先。信然。自此癘疫橫行。死者枕藉。四十八年又大水。雖較前稍遜。而米價亦昂。

【十新聞】康熙五十二年南濠姚家街失火延燒。西至普安橋。東至吊橋。北至山塘。適藩司牟公從澣關入城。臬司干公出城救火。內外夾驅。以致渡僧橋壓斃踏死者以千計。時有干火冒牟殺人之謠。是年有虎入北街歸田園內鬧兩日。近鄰遷避。獵戶以鎗打死。又是年夏。滄浪亭乘涼者。忽見一巨人如開路神狀。次夜復有二人。觀者如堵。有胆力者直前逐之。奔入林眉豐家。衆排闥而入。見有客在內。剪紙爲人。稟官差拿。客大笑。隨入牆中遁去。詢之知爲業經正法之妖人朱方旦徒也。林受三木六七次。不知來歷。好事者有十新聞之笑焉。

【謠傳點女】康熙四十五年蘇郡忽布謠言。有司奉文點淑女千人解京賞邊。遠近閩傳。於是有女之家。震恐倉皇。不論門楣。不擇佳婿。幸結絲羅。如釋重負。且有朝問名而夕合卺者。有先締姻而急迎歸者。又有張家婦而誤抬至李家者。又有李家女而誤至張家娶者。鼓樂之聲。晝夜不絕。一時綵緞等物。價高十倍。執事人役。分身奔走不遑。或僞稱受聘。而以糕果分送親鄰。計圖脫免。此亦姻緣一大劫也。

【捐銀入泮】康熙初年因兵餉不敷。凡入泮者除照定額錄取外。另出案一張。拔取一百餘名。捐銀一百二十兩。一體入泮。吳中名士何義門焯亦出於此。

【隋駙馬捨宅爲寺】蘇城向有廣化寺大叢林。計五百畝。今但有橋無寺。相傳隋駙馬孫瓌尙文帝愛女。妙巖公主。公主歿。葬於閶邱坊巷息園內。捨宅爲寺。今因果巷禪興寺孫家園等處。皆其舊址也。

【吳中宅墓之大】萬歷年間。尙寶徐履祥同姪奉天府尹申並居闔門下塘。富甲三吳。宅大而廣。如長船。即其帳船所泊處。又江西會館。陶家池。花步十房莊。六房莊。東園。桃花墩等處。皆其宅基也。尙寶孫工部。溶復造西園。後捨爲戒律禪院。其墓有三。一在一雲山之麓。有千畝。本一雲寺大叢林。在西龍寺內。一在東龍池。有三百畝。一在堯峯山。亦有千畝。吳中大墓。莫過於此。

【徽州黃李吳三人歸命】前明徽州黃仲霖。澍暨吾蘇。後廠李灌溪。縠先後爲江西巡按。均負大名。又葑門吳衙場給諫吳迺。係太僕吳之佳孫。國變後。三人皆歸命本朝。時金文毅公聲倡守新安。黃請留髮入城爲內應。城遂破。文毅殉節。南京黃授道職。吳李居鄉。鄉人以老成文學推之。此三人者。明哲保身。行止一轍。吳公祠。今在水仙廟左。

【梨園佳話】國初名優周鐵墩。住小市橋。金太傅之後。曾爲題照。但記起句云。鐵墩鐵墩。笑傲乾坤。周演寫本。金公囑其能打諱否。周唯唯。既而楊夫人上場。謂周曰。相公鐵墩在此。蓋與妾身同音也。周答曰。原來是風管。蓋與夫人同音。且緣正旦犯此病也。又演釵釧記觀風。周謂韓時中曰。有一對對來。金箔也是紙。銀箔也是紙。一點臭麵漿。原來紙粘紙。譏副淨家中粘紙錠也。時中對曰。鐵錐也是鐵。鐵墩也是鐵。一塊火燒煤。原來鐵打鐵。聞者粲然。其善謔如此。又有大淨孫姓者。途中旅店有鬼。與生丑關公秉燭以待。鬼泣曰。某被店主謀死。葬於此地。次日孫鳴官申冤伏法。故混名孫關王。千金記霸王是其擅長。一日孫

有恙。命雜走邀他淨。蘇又占代演。蘇人物委瑣。班中譁然。并各雜走。蘇忿甚。命置一椅於場角。少頃霸王上場。立椅一跳一喊。聲徹畫樑。觀者駭目驚心。蘇竭力演畢。向班中謝客而去。合班惶惶。求客今日暫演雜劇。不取值。明日重演千金記。客允之。於是合班公詣孫淨處。央請蘇淨入班。重演千金記。總不如昨日之妙。殆如射石沒羽。再射則不中耶。蘇之徒詹子望。亦名優也。又繆府班大淨李文昭。力舉千金。兼爲打降。善演八義記鬧朝一齣。其頭上豎毛。或直或曲。或自下曲而下。頭中有力。不可學而至也。新袍着五六次。卽破碎。演必加價。正生唯陸石角。足以當之。嘗於檯上與趙盾碰腹。一正生跌倒下檯。凡搭檯演戲者。預定其班。臨期。逸李出頭寫疏。一有違言。詈罵隨之。分文不得短少。後因強姦幼童。長邑宰梁公斃之獄中。又正生徐大聲。演岳陽樓醉漁翁與呂仙飲壺中酒故事。有七十二跌。盃勢隨起隨落。總不着地。徐演至三年。能事甫盡。後供入內廷。廣陵散絕矣。又小生吳其玉。不能演荆釵琵琶。正生張得容。不能演鳴鳳牧羊。張譏吳曰。汝脾罷經荆輓弱。吳譏張曰。汝死不瞑鳴目。牧此皆梨園佳話。記之以博一笑。

【郭園始創戲館】蘇郡向年欸神宴客。每於虎邱山塘。捲梢大船頭上演戲。船中爲戲房。船尾備菜。觀戲者另喚沙飛牛舌等船列其旁。客有後至者。令僕候于北馬頭。喚蕩河船送至山塘。其價不過一錢六分之事。但遇大風大雨。或戲不甚佳。岸上拋磚擲瓦。戲卽罷。閑人在各船頂版上看者太多。恐致覆墜。戲又罷。種種周章。殊多未便。至雍正年間。郭園始創開戲館。既而增至一二館。人皆稱便。由是捲梢船歇矣。今

僅存一隻。而戲館不下二十餘處。昔湯文正公撫吳。以酒船耗費民財。將欲禁之。或言此小民生計。乃止。

【一門忠孝節義】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。曾給事中震陽子也。王師下江南。公以城陷不屈死。其二子演。潔皆從死。季弟太學生岐。曾以納陳子龍亡命事。後公二年死。太夫人龔氏亦及於難。而上官又有沒公遺產。及捕公幼子澣之令。岐曾冢子記原。泐挾澣以逃。達於支硎之中峯。訛言追者將至。澣大懼。欲歸就死。記原曰。不可。汝速行。吾代汝死。乃大書澣姓名於衣襟。躍入水。會有救之者。土人詢知其故。嘆曰。此忠義家也。盍留衣冠水次。以給追者。記原從之。易服夜走吳山。有老僧薙其髮。更名一正。授以鉢曰。汝勿留此。吾誓不汝泄也。復至中峯。中峯僧匿之。而澣亦薙髮逃。間道渡江。匿於揚之天甯寺矣。有司捕澣不獲。遂執岐曾次子滋。字研德。脅以嚴刑。滋力辨不少動。然後得釋。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。猶乘間思擠之。滋懼終不免。乃攜家走他縣。匿村落中。無恆居。凡三年而始遷郡城。又三年而始歸故里。事乃定。迹知記原所遺書勸歸。記原乃謝中峯僧。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間。逾二年澣死。昆仲哭之慟。趣記原歸里。以長子乘嗣。演後。乘天死。以幼子來宜繼之。以滋子萊爲己後。嗟乎。天之禍侯氏何酷也。今聞其後嗣亦斬焉無遺矣。忠孝節義萃於一門。百世欽仰。而天之報施若此。亦奇矣哉。

【禁屠祈雨】蘇郡人居稠密。昔年新正。無日中爲市者。遇元宵始開。故歲暮蒸糕以爲點心。今則元旦亦開市矣。總之生計艱難。一日不做。卽一日不活。如有司禁屠祈雨。必三令五申。勉爾遵行。前撫薩公載三

日前出示禁屠。率屬親詣元妙觀步禱。過屠門仍然懸肉無忌。公顧謂屬員云。他們造孽。與我等無干。有司遂置不問。民感其德。次日不禁自絕。甘霖亦大沛矣。

【朱潘得士】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。用者五十人。富平李天生因薦秀水朱錫鬯。長洲馮方寅最。吳江潘次耕。耒皆以布衣入詞垣。朱十七歲棄舉業。其三人俱不長時文。康熙二十年朱爲江南主試。得士俱才。解元胡任輿。文名素著。二十一年潘爲會試同考官。得士十五人。皆天下選云。

民國二十九年三月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校印

消暑閑記選存

非賣品